

刘文 | 著

浦睿  
文化

这世上哪有那么多  
“说走就走”，  
大多数的我们，  
都在原地拼命努力着。

# 这世上的 种种告别

曾经身为普华永道审计师的 写作者  
南加州大学创业投资系成绩第一的 学霸  
还没毕业就成为 环保科技企业联合创始人

—— 刘文

14 个关于情感、成长和勇敢的现代都市故事

献给所有在庞大、冷漠的“围城”中独自生长的平凡的年轻人

# 这世上的种种告别

刘文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这世上的种种告别 / 刘文著. -- 长沙: 湖南文艺

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404-7632-8

I. ①这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82765 号

## 这世上的种种告别

ZHE SHISHANG DE ZHONGZHONG GAOBIE

作 者 刘 文

出 版 人 曾赛丰

出 品 人 陈 星

出 品 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5 室 (200020)

责任编辑 耿会芬

封面设计 崔晓晋

版式设计 小 何

美术编辑 华 扬 凌 瑛

责任印制 王 磊

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

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, 410014

网 址 [www.hnwy.com](http://www.hnwy.com)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6.75

字 数 103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04-7632-8

定 价 38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。联系电话: 0731-85983029)

总有那么些事情，说不见就不见了。

不单是香港，不单是过去的恋人。







浦睿文化 出品

前言：

## 讲个故事给你听

刚从宜春拍完《三体》回来的教授把脚搁在写字台上，一边用 Mac 电脑做着剪辑，一边和我聊天。

“人这一辈子，最基本的需求只有两个：一个是讲故事，还有一个是找到生命的意义。我有一次去拍纪录片，看到一位知道自己要死的病人，哆哆嗦嗦地抬起手，在白色便笺纸上拼命写着什么。写完之后他心满意足地看了床前的家人一眼，就闭上了眼睛。”

“那他到底写了什么？”

“他手颤抖得太厉害，所以没有人认得出他写了什么，但书写这件事，对他来说，就是一个与世界安然告别的仪式。”他模仿着病人濒死挣扎的样子。



我想起我在普华永道的经理说人最基本的需求只有两个：一个是让老板满意，一个是让客户满意。

那是 2013 年的时候，我参与一家内地公司在香港上市的项目，要提交三年的财务报告和五年的盈余预测。我每周一早晨飞去不同的城市，周五晚上再回香港，周六周日在公司加班到深夜，睡觉睡得最多的时候就是在飞机上那三四个小时。项目一做做了六个月，辗转好几个省份，报表修改过无数次，连一个标点一个括号都反复删掉加上。整个团队都人困马乏。

在一个会议与另外一个会议之间，我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，也丝毫不觉得我的生活有任何意义。我开始不停地生病，感冒、发烧、咽喉炎、肠胃炎走马灯一样交替，每天都有说不出的困乏。

大宇从纽约飞上海，在香港停留。他给我煲了鸡汤，下了挂面，然后勒令我第二天就去看医生。

“那你自己有没有满意？”他这么说。

他把我的笔记本电脑和计算器都藏了起来，我们窝在沙发上看碟。梅雨季已过，香港的夏天即将来到，那漫长的炙热的夏天常常叫人无所适从。明晃晃的阳光逼得你审视自己生活里的荒凉与空旷。

“多保重。”他把我送到私立医院门口，用力地抱了我一下。我闻到

他洗发水的味道和衬衫柔顺剂的味道，我开始想念在工作中所丢掉的世界那温顺柔软的一面。

私立医院的大夫给我拍了好多片子，然后特别严肃地问我：“你有没有家人陪你一起来？”

我摇摇头，告诉他我的家人都在江苏呢。

他用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怜悯眼神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指着报告给我看。

我只看到 tumor 这个单词。哦，是“肿瘤”的意思呀。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反应过来。

“医生只是怀疑，他刚刚看到你的身体里面有个小块。”非常美丽温柔的女护士立刻过来挽着我的手，她的声音如同春风化雨，又轻又柔。她小心翼翼地挽着我就像挽着垂死的老太太。我愣愣的，不明白大家为什么都那么悲悯地看着我。

她飞快地让我缴费，签保险公司需要的文件，给我预约了复诊的日期，然后送我下楼，一直目送我上了出租车。

复诊的时候，我在大厅等了很久很久，久到我都忘记了时间的流逝。大厅的对面就是一间间手术病房，门开的时候我能看到无影灯明晃晃的灯光。戴着帽子口罩只露出眼睛的医生递出一份份检查报告，许多人看

了报告一眼就泣不成声。

我旁边坐了一位很美丽的法国女人，颧骨高，脸色异常苍白，像刚从伊丽莎白时代的画像中走出来的一样。一个法国男人一直握着她的手，替她把盖在腿上的毯子拉高一点，替她翻手中的书页，把热乎乎的咖啡和撒满糖霜的甜甜圈塞到她手里。男人和女人的眼中都充满悲伤，而我只是很想有人也给我买一杯星巴克咖啡，大厅的空调开得实在太冷了，免费的热可可和咖啡充满了劣质糖和奶精的味道。

我包里揣着大字从津巴布韦寄来的明信片，上面写着：“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
额头有很多皱纹的医生笑着看我，他说那个疑似肿瘤的小块只是一个小小的溃疡，而且正在慢慢愈合。

我一直是很拧巴地成长起来的，从小就不肯牵着别人的手过马路，也不喜欢被人触碰，我不擅长处理亲密的关系，有了难处也不愿对别人说，不愿意被人同情。但在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医生一边慢慢地把不同颜色的药丸装起来，一边对我唠唠叨叨“要爱惜身体”的时候，我突然很感慨。我第一次近距离体会到人生的无常：我们自以为拥有很多，可以带走的却那么少。我们喜欢盛大的派对，热闹，喧嚣，对着瓶子划拳喝酒，拍着肩膀拉着手，但转身就忘得一干二净。我们自以为有大把的时间，所有的错误都可以重新纠正，面对命运可以“胜之不武”，

却未曾想到倒计时早已经开始。

我拿着最终的检查报告走到10月的阳光下，阳光猛烈热辣，热带阔叶树的枝叶依然蓊郁。我并没有觉得很高兴，没有想要开一瓶香槟一起庆祝的人。我周围的人穿一样的衣服，看一样的电视节目，用一样的手机，买同一支股票，我想到他们，只觉得和这个城市越发疏离。

甚至包括在江苏老家探亲、在巴黎读书、在伦敦学习舞蹈的时候，我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归属感。我觉得牵挂最终会变成软肋，所以避免对人和事物产生过多的感情。母亲说我是个冷漠的人，她说我会孤独终老。我想了下被孤独和衰老慢慢吞噬的时光，因为现在的生活里也没有多少温情，所以相应地，对它并不害怕。

我每三个月就远行一次，基本都是只身一人。我带很少的行李，下了班直接去机场，然后坐最晚一班飞机离开。

我至今仍然记得在机场等待起飞的时光：坐在行李箱上，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个新故事的开头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们神情疲惫地或坐或卧，用各种语言打着电话；我看着窗外的灯火，听着机翼划破寂静的夜时发出的轰鸣，有种莫名的归属感。

相比闹市中三十平方米的小屋，我更属于三万英尺高空，从彼地飞到彼地，无处是故乡。



我正是在旅途中认识了大字，他和我一样是四海为家的人。

他是天赋卓越的摄影师，却拒绝了很多知名广告商和制片人的合约。他讨厌别人对他的艺术指手画脚，喜欢背着相机去那些没有手机信号的荒莽角落拍摄，在山上安营扎寨一待就是半个月，不洗澡不刮胡子，整夜不睡就为了等待头顶的星空呈现出某种特定的形状。

他会在微信上消失很久，然后带着厚厚一沓底片飞越千山万水来找我，问我可不可以为他的摄影集撰写文字。

他三年前去柬埔寨拍过当地的手工艺人，两年前在洛杉矶和流浪汉同吃同住了一个月。一年前他飞去古巴，拍摄普通的农民是如何成为毒贩的。

“不会觉得孤独吗？”我问他，彼时他刚刚和韩国未婚妻分手。他的未婚妻聪明美丽，家境殷实，是我见过最贤惠最适合做妻子的女人，但她等了三年，却等不到他停止漂泊、落地生根的那天。

她原本应该和他去试定制的婚纱，得到的却是他决定在古巴多待两个月的消息。她在婚纱店里，咬着嘴唇，拼命睁着眼睛，最后也只是颇有涵养地说了一句：“我厌倦了在他的生命里，摄影永远是第一，我永远是第二。”

他飞去韩国挽回未果，又回到上海。我和他在他长宁路上的公寓里面通宵喝酒，洗相片，凌晨5点的时候我们趴在窗台上看日出。他给困得昏昏沉沉的我盖上毯子，又去给我做了碗餐蛋面。

粉红色的朝霞蔓延开来的时候，他把烟头扔到楼下的花圃里。电线把城市的天空切割成不规则的几何形状，大雁排成“人”字形跋涉而去，爷叔们光着膀子在楼下排队买豆浆和生煎包，姆妈们穿着清一色的红色裙子开始跳扇子舞。

“当然孤独了，但人的一生本来就是孤独的。如果我们无法独立地走下去而要依附他人前进，那我们怎么可能走得远。”

他是浪漫得要命的人，喜欢特定产地的羊毛织的羊毛衫，喜欢特定地区的葡萄酿的葡萄酒。他熟读历史地理，张口就能讲天上星座的故事和法国波旁王朝的花边绯闻。总有女孩爱他爱得炽热犹如飞蛾扑火，但最终都不得不离开了他。

“她走了也好，我工作不稳定，说不定哪天就要去街上做流浪汉。其实我倒不介意流浪，庸俗和平凡是艺术家的天敌，但她值得过更好的生活。”他开了一瓶上好的红酒，给自己倒了一杯，又给我倒了浅浅一口，“你喝完这口就去睡觉，客房的毯子是我从埃及买回来的。”

我再次见到大宇是我和未婚夫C分手的时候。

C高大，英俊，大学时候是橄榄球运动员，他会在人来人往的街上

蹲下来给我系鞋带，会在周末的早晨去超市买菜给我做丰盛的早餐。

但 C 并不是我想要嫁的那个人。因为他太想要安逸稳定的生活了，他害怕冒险，他害怕生活中的未知数，他害怕失去安全感，他害怕终究有一天无法掌控我。

他不想让我继续练习拉丁舞，因为我和我的舞伴在跳舞的时候身体接触过于亲密；他不想让我去旅游，因为他害怕我有一天会不再回来；他甚至阻止我和那些漂泊的旅行者交流，因为他觉得我会被那些新奇冒险的故事所吸引。

“他逼着我把你给屏蔽了。他害怕我有一天会爱上你。”我对大宇说。

“难怪我 4 月份在复活节岛的时候联系不到你。我有一天在山上露营的时候看到大片大片的流星破空而过，我打给你，想说我可以帮你许个愿。”

我看他存在电脑里的照片，他驾着小船出海，海面和苍穹蜿蜒成一片，他置身在偌大的空旷之下，时间和空间都失去了意义。

我说：“我也要去过这样的生活了。”

在和 C 分手之前，我去做了心理咨询。我哭着问我的治疗师我要怎样才能成为 C 心目中合格的妻子。治疗师看着我的性格分析结果，摇摇头，说我永远都没办法，因为我这辈子最想要的东西是自由。

那时我正好满二十六岁，单身失婚女性，辞去了一份足够保证温饱的工作，拿着南加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在暴风雨中登上了去大洋彼岸

的飞机。

我在香港整整八年，可以带走的，也不过两个行李箱那么多。

我什么都没有，除了自由。



伊万是我在南加州大学的同学，班上十九个人，除了我以外几乎都是美国本地学生。开学第一天，我一个人坐在第一排，他本来坐在我后面，大约是看我可怜，就搬过来坐到我旁边。

“我觉得你很特别。”他这么对我说。我只是礼貌地笑笑，觉得不过是一场逢场作戏的调情。

他开车送我回家，在我的宿舍里看到我出版的书。

我羞愧万分，后悔没有把书藏起来。我可以在众人面前表现得高雅得体，却不得不在文字中将所有的阴暗面和秘密和盘托出。我特别害怕认识的人看到我写的书，那比被人看到我的裸体还可怕。

“这真是太棒了。”他小心翼翼地摩挲着书的封面，欣喜万分地对我说，“我们一起把你的故事拍成电影好不好？”

伊万是电影学院毕业的高材生，拍的短片得过戛纳等好些电影节的奖。他能写出很好的剧本，拍出很美丽的镜头，只是既没有家庭背景，也没有钱。

我脱口而出：“你疯了吗？”

他笑了笑，耸耸肩：“所有人都这么说我。”

一个星期之后，我们在学校的大草坪上一边吃午餐一边讨论作业，我们要给这个学期最重要的研究项目制定主题。他又问我，要不要和他一起拍电影。

“试试看吧。”他冲我笑笑，然后低下头去吃盘中的培根和炒蛋。他的头发翘起来一撮，在风中飘来飘去。

那天金灿灿的阳光跳跃在眼皮上，空气中传来远处派对烤肉的香味。我昏昏沉沉地快睡着了，想要嘲笑他异想天开，却又觉得听起来好像也挺不错。

他第三次提起，是在学校的放映室。他拉着我的手潜进已经关门的地下室，穿过长长的走廊，然后打开顶棚的灯。他给我看他拍的，在戛纳等好几个电影节上获奖的短片。在影片结束后的静默里，他说：“让我们一起讲故事给别人听。”

我说：“好。”

他伸出手，和我勾了勾小手指。

其实真正打动我的，是他脸上的那种神情，那种被完好地保护起来，从未经历过任何艰难挫折的人才会有有的，纯真干净的神情。他望着你的